



DARKEST 哈兰·科本 FEAR HARLAN COBEN

死神的噩梦

【美】哈兰·科本 / 著 于楠 / 译

他比死神更残忍、更冷酷、更贪婪，更狡诈。
从天而降的私生子，
突然冒出的骨髓捐赠人，
揪出五起FBI八年未破的绑架杀人案……
他是大义灭亲的英雄

北岳文艺出版社

DARKEST
哈兰·科本 FEAR
HARLAN COBEN

死神的噩梦

【美】哈兰·科本 / 著 于楠 /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神的噩梦 / (美)科本著; 于楠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78-3449-0

I. ①死… II. ①科… ②于…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84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4-2010-036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s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死神的噩梦

著 者 (美) 哈兰·科本

译 者 于 楠

责任编辑 关志英

特约监制 李 强

特约编辑 曹爱云

装帧设计 刘弘毅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49-0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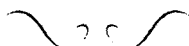
题 记

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

儿子给父亲东西的时候，父亲哭了。

——犹太人谚语

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及天下的父亲们。



Chapter 1

米隆咬着母亲精心制作出的、味道像便池除臭剂的新鲜酥皮点心。却丝毫没有预见到，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他的世界将会瞬间发生天翻地覆地爆炸，就如同被高跟鞋踩中的熟西红柿一样。

“怎么样？”母亲问。

米隆费了半天劲，吞下点心：“还行！”

母亲失望地摇了摇头。

“怎么了？”

母亲说：“我是个律师，按理说，我培养出来的孩子应该善于说谎才对。”

米隆说：“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母亲耸耸肩，对着那个，嗯，酥皮点心，摆摆手说：“这是我第一次烤点心，跟我说实话，我受得了。”

米隆说：“吃起来像便池除臭剂一样。”

母亲说：“像什么？”

米隆说：“就是放在男厕所小便池里，用来除气味或者干别的用的东西。”

母亲说：“那种东西你吃吗？”

米隆说：“不吃——”

母亲说：“所以你父亲在厕所里老待那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他一直就像在品尝美味的面包吗？我还以为他的前列腺出毛病了。”

米隆说：“我开玩笑呢，妈妈。”

她笑了，碧蓝的眼睛泛着红血丝，红血丝与疲劳无关，滴眼药水也无济于事，一定是她长时间默默流泪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妈妈的情绪是外露的，长时间一个人默默流泪绝对不是她的风格。“我也在开玩笑。聪明的短裤先生，你以为你是这个家里唯一有幽默感的人吗？”

米隆什么也没说。他低头看着那个，嗯，酥皮点心，担心或者说希望它能自己悄悄爬走。母亲三十出头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了，却从来没烤过东西，哪怕是照着食谱，哪怕是从零开始，甚至是照着皮尔斯博瑞面包房清早送来的羊角面包学习一下都没有。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她连开水都不会烧；虽然她能用微波炉很快弄熟一个西蔡斯特冻比萨，但是她几乎从来不做饭。她的手在敲击键盘时灵动轻盈，好像纽瑞耶夫在林肯中心轻盈地舞动。在波利塔家，厨房绝不是一个展示厨艺的地方，它更像个集会场所，一个家庭活动间的缩影。圆桌上布满杂志，商品目录和装满残羹残渣好多天没扔的白色中餐外卖盒。灶台比美国好莱坞艾佛瑞电影公司的布景用的次数还少，烤炉就像政客手里常备的《圣经》，纯粹是个道具，完全就是为了秀给别人看的。

事情相当不对劲。

他们坐在客厅一套陈旧的仿皮白色沙发上，水绿色的地毯绒毛，让米隆想起马桶坐垫。真是长大了的格雷格·布雷迪¹。米隆不时地透过落地窗，偷偷瞥一眼窗外前院的那块“房屋出售”的牌子，就好像那里刚刚降落了一艘宇宙飞船，从舱里正冒出一些邪恶的东西。

米隆说：“爸爸去哪儿了？”

母亲疲惫地朝门口摆摆手说：“他在地下室。”

米隆说：“在我的房间里？”

¹译者注：电视剧《布雷迪家族》中的儿童角色。

“应该说是你原来住的屋子，你已经搬出去了，不记得了吗？”

米隆在三十四岁这样一个敏感的年纪搬走了。儿童专家又要对此咂咂嘴表示反对了——早就过了破茧成蝶独立自主的年纪了，这个纨绔子弟还住在自己错层式蚕茧一样的舒适小屋里。可是，米隆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会说，在某些时代和许多文化中，子孙一直在家族中生活，直到暮年。事实上，这种习惯的价值是社会繁荣的体现，有助于人们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固守一些真实、牢固的传统。如果这个逻辑不能说服别人，米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说法。

但是，真正的答案却简单得多——米隆喜欢和父母住在郊区——即使承认这一点就像说“空气补给”乐队的八音轨磁带一样老土。

米隆问：“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说：“你父亲不知道你已经在这儿。他觉得你不会为了多待一个小时提前回来的。”

米隆迷惑地点点头：“他在地下室干什么？”

母亲说：“他买了个电脑，在那儿摆弄电脑呢。”

米隆说：“我爸吗？”

母亲说：“我也相当意外了。平时没个说明书连个灯泡都不会换的人——现在突然变成比尔·盖茨了，常常待在窝（nest）里不动。”

“是网（net）上。”米隆纠正。

“那是什么？”

“叫网络，妈妈。”

“我以为是‘窝’，‘鸟窝’或者其他什么。”

“不，是网络。”

“你确定吗？我知道这儿什么地方有只鸟。”

“是网站。”米隆尽力解释着，“好像蜘蛛结网一样。”

母亲咬了一下手指：“是这样的。不管发生什么，你爸爸一天到晚在那儿待着，织网或者干什么的。他和别人聊天，米隆。他告诉我的。他和完全陌生的人聊天。好像他以前对着无线电对讲机说话一样，记得吗？”

米隆想起来了，大约是1976年的事。社区里的父亲们在去熟食店的路上，互相通报交通巡警的行踪，几辆凯迪拉克组成声势浩大的护航队，一路此起彼伏地响着：“收到，伙计。”

母亲继续：“还不止这些。他在写回忆录。他这个人，如果不参照一下斯特兰克和怀特的写作技巧参考书，连潦草地记下购物清单都不行，现在突然学人家某位前总统开始写回忆录了。”

米隆没法相信父母要卖掉房子。他望着周围再熟悉不过的一切，目光定格在贴在楼梯间的照片上。照片折射出衣着时尚的变化——穿裙服，络腮胡须时短时长；穿外套，外面带有半嬉皮样风格的流苏，绒面革质地，夸张的扎染效果；穿休闲西装配喇叭裤；寒酸的褶皱边燕尾服，旧得都没法穿着进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张张相片昭示时光飞逝，就像沉闷的寿险广告。米隆的目光停留在打篮球时的那些照片上——一张六年级乡村联盟赛时的罚球，一张八年级时的上篮照，还有高中时代的大灌篮——这组照片结束于三张《体育画报》的封面照，两张是他在杜克大学上学时照的，另一张是印烫着华美的大字标题：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吗？嵌套在米隆打着石膏的伤腿的大幅照上（在某些人想象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大字体的“是！”）

米隆问：“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母亲说：“我可没说过出什么问题了。”

米隆失望地摇摇头：“你是个律师。”

母亲说：“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米隆说：“怪不得我的事业一直无法突破瓶颈。”

母亲合上双手，放在大腿上：“我们需要谈谈。”

她的腔调让米隆有点不安。

“不是在这儿，”她补充，“我们去街上走走吧。”

米隆点点头，起身。出门前，他的手机响了。米隆迅速掏出手机，速度快得连怀特·厄普²都叹为观止。他把电话放到耳边，清了清嗓子。

2译者注：西部传奇警长，曾参加1881年亚利桑那州的著名枪战。

“MB 运动经纪公司，”声音流畅温和，又不失专业风范，“我是米隆·波利塔。”

“你接电话的声音很好听，”埃斯波兰萨说，“听上去就像比利·迪正在订购两把克尔特手枪。”

埃斯波兰萨·迪亚兹一直是他的助手，目前是 MB 运动经纪公司的合伙人（M 代表米隆，B 代表波利塔——说明一下，怕万一有人不明白）。

米隆说：“我一直希望是拉马尔打来的。”

“他还没打来？”

“没有。”

米隆都能想象出埃斯波兰萨皱眉的样子。她说：“我们现在非常困难。”

米隆说：“我们不是非常困难，我们只是没有搞清方向。”

“没有搞清方向，”埃斯波兰萨重复着，“好像帕瓦罗蒂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一样吗？”

米隆说：“不错的比喻。”

埃斯波兰萨说：“谢谢。”

拉马尔·理查森曾经是荣获美国金手套奖的超级棒球游击手，刚和上家经纪公司解约，现在是一位自由人——“自由人”这个字眼从经纪人口中说出，就好比一位伊斯兰学者称呼“真主”。目前拉马尔正在挑选新的经纪公司，最终有三家公司入了他的法眼：两家办公场所大得像普莱斯俱乐部超市的超级财团公司，还有家就是小得像蚂蚁，却非常人性化的 MB 运动经纪公司。加油，蚂蚁！

米隆看到母亲站在门边，换了只耳朵听电话：“还有其他事吗？”

埃斯波兰萨说：“你绝对不会猜到还有谁打过电话。”

米隆说：“难道艾莉和克劳迪娅又想来一次三人行？”

埃斯波兰萨说：“哎哟哟，接近了。”

她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正事，因为米隆和朋友在一起，总是像参加电视竞猜节目。“给个提示怎么样？”米隆说。

埃斯波兰萨说：“你的一个前女友。”

米隆浑身一颤：“杰西卡。”

埃斯波兰萨鼻子一哼：“错了，不是那个婊子。”

米隆糊涂了。他一生中只和两个女人保持了长久的恋爱关系，过去十三年里他和杰西卡分分合合（现在彻底分开）。在她之前，嗯，那就要追溯到……

“艾米莉·唐宁？”

“叮叮！”埃斯波兰萨发出表示回答正确的提示。

一幅图景突然出现在脑海中，如锋利的刀片直插入心。他仿佛又看到艾米莉盘着腿坐在大学联谊会破旧的沙发上，还是那样的微笑，穿着米隆的高中校服上衣，尺码偏大，手一下就能缩进肥大的衣袖中。

米隆嘴唇发干：“她想干什么？”

埃斯波兰萨说：“不知道。她只是说必须要和你谈一下。你知道的，她说话带着喘息，好像她说的每句话都很暧昧似的。”

艾米莉就是这样的。

埃斯波兰萨问：“她的床上功夫好吗？”

埃斯波兰萨双性恋倾向很明显，她把每个人都视为可能的性伙伴。米隆想知道那种状态是什么感觉，他权衡再三，最后决定不接她的话茬。英明！

米隆问：“艾米莉到底说什么了？”

埃斯波兰萨说：“她说得不详细，只是吐出些引起人注意的词：什么紧急的、生死攸关的、严肃的事情啦，等等等等。”

米隆说：“我不想跟她谈。”

埃斯波兰萨说：“我想也是。要是她再打来，你是想让我找借口推了她吗？”

米隆说：“帮帮忙。”

埃斯波兰萨说：“好吧，我知道了。”

米隆挂断电话，如同海滩上突如其来的波浪，脑海中又闪现出另一幅图景。那是杜克大学三年级时，一天艾米莉非常镇定地走进来，

把米隆校服外套丢在他床上，然后径自走掉了。不久以后，她嫁人了，嫁给那个几乎毁掉了米隆一生的男人。

米隆对自己说：深呼吸——吸气，呼气，就这样。

“一切还好吧？”母亲问。

“还好。”

母亲再次失望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撒谎。”米隆回答。

母亲说：“好吧，行，当然，你经常像打猥亵电话的人似的那么呼吸。听着，如果你不想告诉你母亲——”

米隆说：“我不想告诉我母亲。”

母亲说：“是谁把你养大，并且……”

米隆像往常一样自动忽略她的话，她又离题了，开始翻陈年旧账。她经常这样，前一分钟还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以葛罗莉亚·史坦为榜样，并身体力行地证明——用她一件旧T恤上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以及参议院。但是，一看见儿子，她女权主义者激进的形象就荡然无存，变成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这让米隆的童年充满趣味。

他们走到前门。米隆一直盯着待售的牌子，好像它会突然掏出一把枪来。他的思绪突然幻想起某些他从未真正见过的事情——爸爸妈妈第一次来这儿时是个艳阳天，两人手牵手，母亲大着肚子，一想到这三间错层小楼将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成为他们美国梦的开始，他们既害怕又兴奋。现在，不管喜不喜欢，这段旅程将告一段落。忘掉那句“命运为你关上一道门，还会打开一扇窗”的废话吧，那块牌子就预示着结局——青年的告别，中年的结束，家庭的解体。两个人在这里开始，奋斗，生儿育女，打拼，过日子，然而现在，一切即将画上句点。

他们走上街，落叶铺满路沿，正是市郊秋日的景象。吹叶器轰轰作响，搅乱凝固的空气，好像直升机飞过西贡。米隆走在里侧，沿途积满落叶。枯叶在运动鞋下嘎吱作响，说不出为什么，米隆喜欢这声响。

“你父亲对你讲过，”妈妈说，半是陈述，半是提问，“他自己的事情吗？”

米隆紧张起来。他朝落叶堆里走去，高高抬起脚，踩得枝叶嘎吱作响，“是的。”

母亲问：“他是怎么说的？”

米隆说：“说在我去加勒比的时候，他胸口疼。”

考夫曼家的房子常常漆成黄色，新搬来的那家人却把它刷成了白色。新色调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有家人装了铝制墙板，还有家人在厨房和主卧外面盖了个配套小屋。搬到米勒斯家的年轻夫妇已经把米勒斯家原来遍布各处的生长茂盛的花盆全都处理掉了。戴维斯家的新主人也把原来鲍勃·戴维斯每周都要修剪的灌木丛扯得到处都是。在米隆看来，好像侵略军来时，把败军的旗帜扯了一地。

母亲说：“他不想告诉你的。你了解你父亲，他觉得你还需要保护。”

米隆站在落叶中点点头。

母亲接着说：“他的病情要比胸口疼痛严重。”

米隆停下脚步。

“是冠心病。”母亲说着，却并不直视儿子，“他在重症病房住过三天。”她开始眨眼，“他的动脉几乎完全阻塞住了。”

米隆感到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母亲说：“这病改变了你父亲。我知道你有多爱他，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米隆说：“接受什么？”

母亲的声音柔软却坚定：“接受你父亲日益衰老，我也在日益衰老这个事实。”

米隆想了想，说：“我会试着接受的。”

母亲说：“但是？”

米隆说：“但是我看到那块卖房子的牌子——”

母亲：“它只是堆木头、砖块和钉子而已，米隆。”

米隆：“是吗？”

母亲费力地迈过树叶堆，挽起他的胳膊，“你闷闷不乐地在这儿转来转去，就像我们已经死了一样。听我说，那房子并不代表你的童年，它也不是你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它不能呼吸，不能思考，更不能表达关心。它只是由一堆木头、砖头和钉子砌起来的。”

米隆说：“你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快三十五年了。”

母亲说：“那又怎么样？”

米隆转身，径自走开。

“你的父亲想对你说实话，”母亲说，“可是你却让他很难开口。”

米隆说：“为什么这么说？我做了什么？”

母亲摇摇头，望着天空，仿佛想得到神的激励。米隆一直陪着她。母亲挽着米隆，靠着他继续向前走。

母亲说：“你过去一直是个很棒的运动员，不像你父亲。说实话，你爸爸就是个运动白痴。”

米隆说：“我知道。”

母亲答：“对，你了解，因为你知道你父亲从来不做作，不装样子。他要你把他看做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有些脆弱的人。然而这在你身上产生了奇特的作用，你却更崇拜他了，几乎把他神化了。”

米隆想了想，没有争辩，他耸耸肩说：“我爱爸爸。”

母亲说：“我知道，亲爱的。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好人。现在他老了，害怕了。他一直希望你能把他看做一个普通人，可又不希望你看到他害怕的样子。”

米隆低下头。父母做的某些事情，做儿女的是没法想象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夫妻生活。大部分人不能，甚至觉得不应该，想象他们的父母在床上的样子。但是现在，米隆要设想另外一幅禁忌的场景：父亲一人独自坐在暗处，手捂着胸口，充满恐惧。那场景，触手可及，令人心疼又无法承受。米隆再次开口时，声音有点虚弱：“那我应该怎么做？”

母亲说：“接受改变。你的父亲要退休了，和他那个年代大部分资质平平的男人一样。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工作，用工作来实现自我价

值。所以，现在他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他和从前不同了，你也和从前不同。你们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而你们俩又都不喜欢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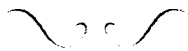
米隆沉默着，等着母亲继续说下去。

母亲说：“给他一点支持，他一直都在庇护你。他不会主动要求什么，可是现在轮到你了。”

他们走到最后一个转弯处，米隆看到那辆梅塞德斯停在售房的大牌子前面。那一刻，他以为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来参观房子的。父亲站在前院和一位女士聊天，手舞足蹈，笑逐颜开。米隆望着父亲的脸庞，皮肤粗糙，胡子拉碴，好像老是没刮过的样子。父亲过去常用他高挺的大鼻子在俩人打打闹闹的时候突袭米隆，他的厚眼睑长得好似维克·麦休和迪安·马丁，黑发已悄然消逝，脑袋上仅剩下一缕缕银发，在顽强地生长着。米隆只觉得心像被一只手突然拧了一下。

父亲注意到他，向他招手，大喊：“看谁来了！”

艾米莉·唐宁转过身，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米隆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至此，时间已经过去了50分钟，再过10分钟，高跟鞋就会重重地踩在熟西红柿上。



Chapter 2

回忆排山倒海地席卷而来。

米隆的父母离开了，他们安静地走进屋内，从米隆的视线里消失，尽管他们有时也挺爱管闲事，但却拥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坚守一定的界限，不会随便搅局。

院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想对他微笑，可没有成功。“哎呀，哎呀，”她说，“这不是我放走的好男人吗？”

米隆说：“上次我见你时你说的就是这句话。”

艾米莉说：“是吗？”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那时刚上大学一年级。艾米莉过去个子很大，肉乎乎的，但模样不差。岁月让她越来越消瘦，却平添几分风韵，模样如初，可是，仍然能看出受过打击的痕迹。与其说她漂亮，不如说她——《超级苍蝇》的形容词——热辣、火爆。大学时，艾米莉留有一头卷曲的长发，波浪弯曲得刚刚好，脸上挂着风骚暧昧的微笑，曲线身材摇曳，诠释着性感。她真可以去拍电影，上座率一定一路飙升。她漂不漂亮不重要，其实，她根本就谈不上漂亮。但她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哪怕穿上长袍扮成马路杀手，也无法抹杀。

或许他们没有赶上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性解放运动的鼎盛

时期，两人相遇时竟还都是处子之身。米隆深信“革命”这个词用得有点天花乱坠，或者说起码革命还没有完全渗透进远在郊区的高中校园。但是米隆是擅长自我解放的，这几乎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你认为不乱搞是错误的话。过去，即使是上高中时，他也常常被许多“正派”的女孩吸引。对漫不经心地谈谈恋爱这种事情米隆不感兴趣。他把每一个碰到的女孩都视为可能的人生伴侣、知己、永远的爱人，好像每次恋爱都应该演绎成卡彭特的一首歌长久珍藏。

但是和艾米莉在一起却完全是一种性的释放和发泄。俩人在磕磕绊绊的亲热中一步步互相学习，幸福地疼痛着。甚至到现在，米隆越是恨她，就越能感觉得到当初交缠时抽紧的感觉。回忆起两人缠绵时的波涛汹涌，在床上、在汽车后座、电影院、图书馆，有一次甚至是在关于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演讲时。米隆过去渴望成为一名卡彭特青年，他第一次恋爱终结时差不多和米特·洛夫的《地狱蝙蝠》那张专辑曲风有点类似——热烈、沉重、多汗、迅速，和那首《仪表盘照亮的天堂》里唱的简直如出一辙。

两人之间还有更多的故事，他和艾米莉在一起三年。他爱她，她也是第一个伤他心的人。

艾米莉说：“附近有咖啡厅吗？”

米隆答：“有一间星巴克。”

艾米莉说：“我来开车。”

米隆说：“我不想和你一起去。”

她冲他微笑：“我失去魅力了吗？”

米隆撒了谎：“很久以前你的魅力就对我不起任何作用了。”

她扭扭屁股，米隆一直观察着，想起了埃斯波兰萨说的话。不止是艾米莉的声音、言语，哪怕她的动作都很暧昧。“很重要的事情，米隆。”

米隆说：“对我来说不重要。”

艾米莉说：“你都不知道什么事就——”

米隆说：“无所谓，艾米莉，你已经是过去式了。你的丈夫也是——”

艾米莉说：“是我前夫。我离婚了，你忘了吗？我从来都不知道

他对你做过些什么。”

米隆说：“嗯，你只是一个导火索。”

她望着他：“没那么简单，你知道的。”

米隆点点头。当然，她说得对。“我一直清楚我为什么那么做，”米隆说，“我只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大傻瓜，想和格雷格叫板。但你又是为了什么？”

艾米莉摇摇头。如果是以前，长头发左右晃动，遮住她半张脸。但现在她的头发短多了，也比较服帖，但米隆似乎仍然看到了飞舞的卷发。

“已经无所谓了。”艾米莉说道。

米隆说：“我一直觉得奇怪。”

艾米莉说：“我们俩当时喝得太多了。”

米隆说：“就这么简单？”

艾米莉说：“是。”

米隆挤了下脸：“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也许只是和性有关。”她回答。

“完全是生理行为？”米隆问。

“也许吧。”她答。

“在你嫁给其他男人的前一晚？”

她望着他：“很愚蠢，满意了吧？”

“是你这么说的。”

“或许我是害怕。”她说。

“害怕嫁人吗？”米隆问。

“嫁错人。”艾米莉答。

米隆摇摇头：“老天爷，你可真不知廉耻。”

艾米莉还想说些什么，突然止住了，仿佛她最后一点力量消耗殆尽。米隆希望她消失，但是看着以前的爱人，常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哀伤。在未知的真相面前，如果事情发展稍有不同，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米隆早就对艾米莉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但是，透过她的每句话还能看到他当年伤痕累累的样子。